

讀書堂西征隨筆

讀書堂西征隨筆

余今年五十又三矣青春背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間關歷數千里貧困飢驅自問生平都無是處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罵坐之灌將軍放狂之禰處士一言不合不難挺刃而鬪其意以爲君輩未嘗讀破萬卷書安敢向我鼓弄唇舌耶所至之地望風聞名往往引避去世人皆欲殺其信然矣五十歲漸知素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因稍稍有與我友者然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如故也自邢州取道晉陽河東入潼關至雍州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咸筆之於書其有不可存者悉毀棄之名之曰西征隨筆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義論諄戾則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牽脂粉語涉狹斜猶是香奩本色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雍正二年

五月五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書於開元寺僧舍

汪景祺西征隨筆一卷

按汪景祺原名曰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大戶部侍郎

之次子

朱彝尊尊暇詩集有汪侍郎携仲子日祺夜過二首秦源己未詞科錄引之今刻本已將日祺二字剷除

字東川舉鴻博官至戶部侍郎

禮部主事見祺之弟

見祺字無亢康熙五十年進士

康熙五十

三年舉人

見杭州府志

雍正二年遊陝西以書干撫遠大將軍年

羹堯著西征隨筆二卷三年羹堯得罪抄沒浙江巡撫福敏杭

州將軍鄂彌達搜得上之

福敏鄂彌達原奏云臣等公同搜查

無一紙隨將伊家人夾訊據供年羹堯供詞無異臣等再加細搜

重札盡行燒燬等語及問年羹堯供詞無異臣等再加細搜

內有家伙於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觀其面標所書其屬悖逆不勝

驚駭連日密訪其一面飭令地方官將伊家知汪景祺即錢塘縣舉

人汪日祺臣等一面飭令地方官將伊家知汪景祺即錢塘縣舉

京師近房族弟翰林院編修汪受祺聞其去向據稱汪日祺現在

供單在案謹將逆犯汪日祺所撰書二本封固恭呈御覽伏祈

立賜嚴拏正法云云硃批云祺若非爾等細心搜查幾致逆犯漏

西征隨筆

一

綱其妄撰妖辭二本暫留中摘款發審爾等凡經目觀之人當密之勿得洩露見雍正硃批諭旨

世宗以書中

有譏訕聖祖語責羹堯見知不舉迨廷臣會議上遂定爲羹堯大逆五罪之一旋刑部議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擬斬立決十二月辛巳奉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見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今於故宮懋勤殿封銅箱中檢得此稿存上卷一册下卷僅功臣不可爲一篇又秦中凱歌十三首上卷首葉世宗題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四年冬因查嗣庭之案諭旨中屢連類及之並歷引景祺

說有云進士館選一見豈能定其賢否夫自古以身言書判爲用人之方故必觀其相貌言動以爲選擇若其人舉動輕浮不能應對或年齒過老或新進稚弱豈可令其讀書翰苑此皆顯而可見者又云居官自有資格歷俸自有後先宜循資序俸與之量移今則道官府官非特旨補授即督撫保題白首爲郎十年不調幾於禁錮終身又云翰林者待從之臣清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爲外官不知簿書爲何物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又云郎中旣不能升員外何由得轉主事尤爲絕望又有額外之主事引領而待則小京官與外之知縣更爲無望又云開坊不拘資俸詞臣終老玉堂遂使屈膝強顏仰求要人希圖外轉又云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囁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奏之名無條奏之實又云近科以來考官但看四書

文三篇爲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台閣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含毫吮墨伸紙作數千言者又幾人皆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可爲三歎又云以身試之喪其性命亦足成千古之名凡八條

東華錄載是年十月甲戌諭旨所云查

下原歷引詞意及諸家說

行從訓節今據原旨摘出五年三月因蔡廷程如絲之案諭

旨又引程如絲貪橫一條俱爲下卷中佚文景祺於當時政治人物輒加譏彈未必全爲實錄自序有云意見偏頗議論諄戾亦可謂自知者矣卒之以言召禍身罹重辟累及宗親君子其知所鑑乎至於游狎諸作更不足論茲彙爲一卷刊之許寶衡識又案景祺嘗僑居平湖縣城得罪後平湖竟有屠城之訛言居民驚擾經知縣楊克慧曉諭始定乃雍正五年正月事見浙江巡撫李衛奏報戊辰四月旣望再識

讀書堂西征隨筆

與胡別駕遵王字

步光小傳

附詩

記蒲州常生語

榆林兵備

上撫遠大將軍書

附詩

卓子山番人

錢通政條奏

記台吉女自縊事

宿遷徐用錫

張汧祖澤深之獄

西安吏治

朱漢源詩序

遇紅石村三女記

附詩

揀選舉人

憶途中所見

西兵之捷

延安三廳

繆禮科條奏

聞李侍郎擢粵撫

熊文端明史

高文恪遺事

榆林同知汪元仕



遂寧人品

再來人

狐魅畏節婦

婦人襪

女子之禍

功臣不可爲

秦中凱歌十三首

詹事雨

談諧之語

婦人纏足

周鍾項煜之死

燕雲十六州

程如絲貪橫

與胡別駕遵王字

別後大風初更始至柏鄉即往晤舊令張君張君握手大慟母妻兩喪皆不能返故土此地人口尙多每日須啖小米石餘他物稱是已僱馱轎四頂車四輛騎騾二十頭先遣其弟姪子女東歸而不能起身連夜往見韓六哥韓付之一笑索然而返次日張君未來弟晨起獨坐自先公捐館以來宿昔之通門年誼及數十年香火之交待我如陌路與張君從無半面而傾蓋如故今見其顛沛若此竟不能稍效涓埃汪某血性男子肯與鼠輩爲伍乎未幾張君來叩其所需非百金不可急檢旅橐尙存百十金僅留十金以百金付張君且曰君速歸寓料理明晨我來郭外送君眷屬東歸僕亦北發矣張君方欲致詞弟曰去去無可將意若作一世俗常語是以狗彘相待也張君咨嗟而去韓六哥留至署晚飯忽云舊

令眷屬斷斷不能歸去此刻聞定于明晨就道大是異事弟亦不
答韓六哥問何時起行弟云明晨送張君弟姪去即北轅矣次日
往送張君弟姪子女呼天痛哭如永訣者然弟亦不知涕淚之何
從也韓六哥來以十六金相惠弟甫接入手即送與張五兄曰以
此爲從者盤飧之費其家屬徑去今日可宿隆平弟此刻在趙州
大石橋用飯大約往欒城縣囊中所存僅十金而已無論不能到
西安即平定州亦難枵腹而至然自信無餓倒中途之理與張君
交六年承其解推無算計此一百十六金尙不能報十分之一然
見其眷屬飄然而去甚以爲快頗有笑我之謬者人情至此夫復
何言二月初六日午刻趙州大石橋旅次

朱漢源長梧子詩集序

詩學之陵夷也久矣自擊壤而後理學風雅分而爲二信口成吟

其去張打油胡釘鉸也不遠胭脂金粉即爲輕薄之詞詩三百篇
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而不錄耶間有涉獵兔園冊子者學無根
柢言匪性情如官厨宿饌膳脯具陳蠹蕪雜進甚至變績纂組節
節俱斷以是而言詩無怪乎二十年來世不復有所謂詩也彼夫
村童野嫗興之所之往往矢口而成章發聲而中節而操觚家如
衣敗絮行荊棘中觸處罣碍嗚呼不重可慨哉漢源先生於古今
之書無所不讀壯歲厭薄功名即棄去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
辭上自風騷下迄漢魏以至六朝之唐宋元明皆囊括包舉洋洋
灑灑自成一家之言足跡幾半天下過都歷邑即爲歌詩以紀之
憑弔興亡論列今昔杜陵之諷諭激切履道之感概流連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戒匪徒以詩自鳴其不平而已也漢源與余有嫌
行輩爲尊而年復長於余常慨今日無識字人謬引余爲知己漢

源既不能家食余亦奔走南北時與漢源更唱迭和於車聲帆影間頃相值于洪厓官舍爲信宿之留漢源出示近作循環雜誦支大廈之將傾廻狂瀾於既倒四始六義之得以綿綿延延傳之後世者其在斯人歟余少即學爲韻語跋扈詞場於人少所推許惟於漢源則輸心降志最爲服膺今余流落江湖不能有所成就漢源亦眼花頭白尙無買山之錢語曰詩能窮人又曰詩窮而後工又曰詩人少達而多窮三復斯言相視而笑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又四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氏拜手謹題

步光小傳

余素好狹邪之遊辛丑觸暑南還遭疾幾殆遂不復爲之但客途寂寞藉此以解羈愁錦衾爛然共處其中雖不敢云大程之心中無妓亦庶幾柳下之坐懷不亂所謂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如若耶

溪頭一面也二月二十六日次侯馬驛日方卓午索居無賴問逆旅主人此地校書有舉趾可觀談笑有致者乎主人曰有步光者色冠一時善騎射能爲新聲第其人好酒悲固奇女子也余急呼之入門丰姿綽約體不勝衣如姑射山神人光耀一室然不平之氣躍躍眉宇間且其意不在客余諷曰卿旣失身風塵宜少貶氣節往來皆俗子也不徒自苦乎步光俛而思仰而笑曰君似知我老始稍稍歎狎顧見壁間弓矢反唇曰文人攜此何爲余曰聞卿雅善此技可一見乎步光曰諾因臂弓抽矢至屋後隙地植鞭桿於數十步外三發皆中余曰卿紅線之儔惜僕非薛節度奈何步光笑曰君乃郵亭一夜之陶學士耳若作風光好一闌妾當爲君歌之余心不測其何如人細叩之不答一語酒半強之歌琵琶半而其聲甚哀聆其所歌之詞則曰你將這言兒語兒休只管牢牢

刀刀的問有什麼方兒法兒解得俺昏昏沉沉的悶俺對着衾兒
枕兒怕與那腌腌臢臢的近說什麼歌兒舞兒鎮日價荒荒獐獐
的混兀的不恨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恨殺人也麼哥俺只願荆兒
布兒出了這風風流流的陣蓋正宮調之叨叨令也余曰此卿自
製曲也章臺一枝似有所屬不妨爲我明言僕雖不敢比薛節度
獨不能爲許虞侯乎陶學士因緣老夫計不出此步光置琵琶几
上頗有不樂之色既而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余益駭然既就
寢余更以言挑之步光雪涕曰妾將家女也十歲父死滇南宦所
嫡母携妾還大同生母亦病亡嫡母遽以妾付媒媼遂失身娼家
假母延女師教之識字且作北曲頃所歌者乃北鄙之音幸勿見
笑余曰卿隸樂籍有年豈無風流儒雅可托終身者乎步光曰有
江南進士某郎以謁選北上迂道至大同其親知蒞任茲土竟不

禮焉某郎流離失於不免飢寒邂逅相逢情懷頗厚妾時年十七爲其所愚遂有終身之訂留妾家者一年選期已近而貧不能行妾傾囊爲作千金之裝某郎以詩扇一留贈妾拔玉釵遺之約他日即不自來遣人相迎以此爲信居二載音問杳然後聞其宦河南走一使以手書責踐舊約某郎已別納寵姬二人頓乖夙好呼妾使至署曰身旣爲官自惜名節豈有堂堂縣令而以娼爲妾者歸語妖姬不必更言前事焚妾所寄尺素擲玉釵於地椎碎之且扑妾使械還大同假母遇妾素厚因爲某郎所負資用乏絕相待無復人理常罵曰死奴曾語汝書生不可信今竟何如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飛入向薄情郎索一錢耶頃所歌者乃答某郎之曲尙有二曲請爲君歌之即披衣援琵琶而歌其望某郎信不至曰想當初香兒火兒罰下了真真誠誠的誓送他去車兒

馬兒掉下些孤孤悽悽的淚盼殺那魚兒雁兒並沒有寒寒溫溫的寄提起那輕兒薄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閃得俺朝兒暮兒受盡了烟烟花花的罪其某郎薄倖曰你聽那金兒鼓兒每日裏丁丁東東的響你和那姬兒妾兒不住的呀呀啞啞的浪不想着鞋兒襪兒當日過寒寒酸酸的樣也念我腸兒肚兒可憐殺癡癡呆呆的望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氣殺人也麼哥爲甚的神兒聖兒似這等糊糊塗塗的帳歌罷擲琵琶慟哭余窮途失意聞之涕泗交頤止之曰是將江州司馬我也步光拭淚嗚咽曰妾安得爲商人婦哉挑燈起坐縱談至天大明惘惘作別步光亦將返雲中以樂戶之禁甚嚴也從茲分手後會何時某郎薄倖至此聞於去年丁內憂去官旋以虧帑削籍矣嗚呼某郎一措大耳步光所贈金帛皆從

床席中得來乃以此得官以此赴任以此贍其父母妻子以此別
總龍姬二人而捐棄舊盟終不一顧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某郎
不欲言其姓名蓋居然賜進士出身者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步光年二十一不知其姓小字曰青兒大同人

臨載絕句八首

寒簾微笑道勝常翠葉花釧碧玉璫更換舞衣香滿室葳蕤自啟
鏤金箱

明月雕弓挽鐵胎風流格調小身材兒家生長雲中郡曾向恒山
射虎來

河光清淺月黃昏琥珀光浮酒滿樽宛轉柔情人半醉這般時節
最銷魂

彈出哀絃放玉箏停歌揮淚訴平生誰憐薄命傷心語似聽花間

百轉鶯

代雲燕月路茫茫紅粉相憐住教坊百里牽絲名進士千金胼篋
薄情郎

天涯蕩子悔綢繆玉碎釵殘翠黛愁聞賜蘭房新半臂尙分柳巷
舊纏頭

數奇我亦歎顛連北里南宮共愴然顛顛顛風塵淪落苦香焦燭跋
不成眠

昔人私語量紅潮戍鼓沉沉漏漸遙獸炭已薰鴛被煖莫將閒恨
負良宵

遇紅石村三女記

二月二十九日天未明自聞喜縣啟行四十里至大水頭時方辰
刻偶以曉寒痛微痛飯罷僵臥不能起遣諸奴押二馬車及行李

徐行惟留洪昭隨侍少選偕洪昭二騎就道大風揚沙耳目鼻舌皆滿誤折而南所行非官道約二十餘里疝疾大作痞氣上升路東一里許有小村詢之途人曰紅石鎮勉強縱轡至村中痛不可忍見向南一室門半掩排闥而入向南屋五間其下東屋二間西則馬廐也廐有四馬向南之中楹有三女子在焉見客入則皆避入左屋譁曰客何爲者洪昭方欲致詞有老人年七十餘自門外至問之則主翁也其姓李洪昭曰吾主人偶病不能行借此稍坐去追二馬車耳老人熟視余久之曰南方官人也聞一女子曰旣官人有病外邊風大速至正屋安寢片時余據鞍不能下老人遽呼曰嫂孀子來扶官人三女子者皆來扶余下馬掖余入中楹即欲眠炕上一女年長者曰玉娃將汝枕褥來一女曰官人或嫌不潔奈何年長者曰恐汚官人衣且炕甚冷即使枕褥不潔不猶愈於

一床蘆蓆耶枕褥至余方昏瞶三女扶余仰臥其上亦未暇諦視三女也腰背手足骨節俱痛汗出如漿方呻吟間謂洪昭曰二馬車在何處洪昭曰車行甚遲此間去官路不遠往追之可頃刻至但無人爲主人撫摩耳老人曰我嘗有腰腿俱痛之病指二女年幼者曰令渠捏腰打腿即愈我令渠伏侍官人汝可速去余索茶飲老人曰人言汝家有二騎闖入所以即回今官人要茶我往借爐火茶餅來洪昭操吳音曰此非冶坊浜度生橋也良家麗人主人宜慎言詞恐西人村野余領之洪昭以所携武夷茶置几上偕老人扃外戶而去余病勢略定且聞洪昭麗人之語始審視年長者可四十二三丰致楚楚殊無俗韻手抱一小兒眉目如畫一女子年可二十許一女子年可十六七俱姣好白皙幼者尤妖冶三女子之雙灣皆不滿三寸余見老人呼年長者曰嫂子即以李嫂

呼之且問二女何人李嫂指曰此名玉娃吾子婦也幼者名小雲娃吾女也李嫂細問病狀余但以痞疾爲答李嫂曰此非以手推之不得下因命二女伏侍官人玉娃坐炕沿上小雲娃自炕後上倚西壁趺坐余方以手摩痞二女皆執余一手各以手爲余摩痛處且互以巾爲余拭汗老人推門入則舉一鐵爐燃炭甚熾旁置大瓦罇一貯水其中曰饑饉尙未賣完我去汝曹勿慢官人老人去後李嫂置瓦罇爐上余曰偌大瓦罇何時方得百沸耶李嫂笑曰官人勿怪此地男子無一人不蠢者余曰懷中小兒是李嫂何人李嫂指玉娃曰是其所生余曰孫男耶孫女耶李嫂歎曰村中生男必醜生女必妍此女也昔時呂洞賓過此索飲不得咒曰生男如妖魔生女如嫦娥所以至此後有曹仙姑來驚曰若然則此村無一貞女矣亦咒曰嫦娥肯苦守妖魔奈我何一村中數百年

來無失節之婦李嫂頗黠洪昭出門時數語雖不能解然良家二字易辨因曰頃從者所言大誤我良家也余以他語亂之二女亦稍稍接洽聚談余詢其子若婿安在李嫂曰吾子在安邑縣城內傭工越數日始一歸吾婿偕其兄爲人趕車至亳州我每見吾子必惡其醜即玉娃亦不欲與吾子相見吾婿貌亦奇陋小雲娃以其遠行爲幸自婿往亳州小雲娃至我家住已數月矣玉娃曰官人南方曾有錯配者乎余曰三生一笑五百年前事也赤繩繫足月下老人主之既有巧妻配拙夫之說何嘗無巧夫配拙妻者李嫂曰官人言是當時有南人沈生者自平陽太守幕中來過此我亦以是語問之沈生曰巧妻不宜配拙夫當思變計我至今以爲恨官人言是二女忽相顧曰官人手何軟也即各舉余一手示李嫂曰官人一雙好軟手余哂曰小娘子手亦未嘗硬也李嫂曰孩

子村氣爲官人所笑矣良久洪昭來云二馬車已至行李亦在村口顧見二女事余甚勤謂曰此吾輩事乃煩小娘子耶二女微笑不答李嫂遽起傾茶一甌招洪昭出坐西向小屋欵曲似問余爲何如人頗具賓主禮余戲問二女曰巧妻配拙夫小娘子既不樂與之爲伴遙遙長夜不難爲情乎玉娃曰吾夫歸我即痛恨無論其他只此一身泥汗熏人欲死茲地無足與語者牀第事我二人非所計也吾姑常言南方人溫柔可愛聞其聲音見其笑貌即令人不忍捨吾與小姑無由見南方人但同小姑常禱於天來世願生南方今日得見官人始知吾姑之言不謬余曰汝姑何處得見南方人小雲娃曰吾母常爲我二人言昔有沈生嘉興人也乃平陽太守幕下客自平陽至西安迷路至此已初更矣叩門寄宿吾父留之亦住此屋沈生與吾母談頗熟醉吾父以酒就寢後沈生

至東楹叩戶吾母心動披衣啟門見星光爛然大悔而止時時諭我二人以此爲戒否則喪名節矣然吾母言此事已二十餘年猶念沈生不置余曰汝母既與沈生無交胡爲相念至此玉娃曰何必有交耶即如官人我輩亦不能忘情也小雲娃自炕後下啜茶余戲弄玉娃之乳玉娃曰官人錯小雲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生地何錯之有語畢仍至故處坐玉娃起吹炭令燃余以手拍小雲娃之股且掣其足則堅如鐵石不可動余曰邂逅逢卿豈有他念不過以愛慕之切聊以相戲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小雲娃即引雙足置余膝上余遽脫其鞵小雲娃拂然曰官人不畏我噴耶玉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生地何畏之有三人相視而嘻余謂小雲娃曰玉娘子與小娘子求生南方果否小雲娃曰誠有之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小雲娃曰安敢望官人得

爲官人廝養之婢妾足矣余曰老夫鬚髮俱白小娘子何所見而錯愛若此玉娃曰我輩遇本地人視之如猪狗今日得與官人相叙自此以後當思之不置矣小雲娃曰匪特我二人官人去後即吾母亦必心思之口道之也李嫂進曰官人日已宴矣此非官人住處官人病勢稍愈何不登車而去乎余曰然二女曰茶已盡矣再取好水來官人喫茶去不遲李嫂遂提瓦甌貯水置爐上玉娃隨之出余見止小雲娃在側強之同臥譴浪無所不至小雲娃亦放誕風流了不拒客惟於私處則以手捍之曰此斷不可我手重恐得罪官人余曰汝母奈何逐我小雲娃附耳曰非逐官人也此地旱荒洊飢頗多盜官人有行李若住此恐不爲官人福吾母亦欲留官人所以不留者爲官人計耳余以靴中金贈之小雲娃遽起以金納余懷曰吾婦人無所用之恐爲人所窺或生惡意撫余

曰官人此別料不能再見矣一面亦是夙緣幸常以小雲娃爲念庶可結再生緣語已嗚咽若不勝情者玉娃入視小雲娃曰小姑何爲者不能捨官人耶小雲娃無語玉娃愴然曰我頃語吾姑欲留官人過宿吾姑曰不可萬一汝夫歸恐有意外事余曰汝夫歸則如何玉娃曰官人君子也不防爲官人言之吾翁故放馬盜也吾夫亦繼其業村中女子共九人吾家居其三少習武事以歲歉家貧無以餬口有勸其追歡買笑者吾姑約村中女伴誓不爲之因時易丈夫衣冠取人之財然相戒遇南人則捨之而去吾翁與吾夫恃有此助不復劫人吾姑非不欲留官人恐吾夫見輜重必有妄想倘禁之不止不重貽官人害乎余聞之頗心悸曰承小娘子指示僕當即行然不忍與小娘子別奈何小雲娃曰官人萬里前程勿爲一女子留戀玉娃曰頃所言官人若洩之於人我三人

駢首就戮矣李嫂入以茶飲余謂玉娃曰以布包葡萄送官人於路上消閒目小雲娃曰同去二女匿笑而出李嫂曰渠二人皆欲留官人官人似亦不欲去者但此處住不得且我中年婦人死灰槁木矣聞官人笑語尙不能自持況渠二人皆少年耶余猶堅臥李嫂抱余起坐正色曰汝以渠二人爲斌媚乎皆殺人不貶眼女子也脫與之有染渠豈能忘情或從中途劫取以歸汝自度力能拒之否余毛髮灑淅婉謝之二女入以布裹授李嫂李嫂攜之至庭中交洪昭且顧曰官人宜早行玉娃曰吾姑非敢唐突官人也見官人戀戀於此我二人必有薦枕席者村中無失行之女有之自家始不可誠知官人多情者其如勢不能留何小雲娃曰官人速去我二人當至車前送別余將出門李嫂曰官人雖病宜至牛都村宿半途無善地慎之慎之登車時李嫂及二女皆於道左珍

重而別小雲娃牽車帷謂余曰官人若再過此定來喫茶余不能措一詞聞李嫂日向曾爲汝輩言南方人好汝輩今旣一見得不晝夜相念耶閉戶而入余亦力疾驅車抵牛都村已漏下二刻矣啟視布裏見葡萄斤許中有紅綢卷金手記一枚不知何人所贈挑燈倚枕思之茫然頗類槐安一夢異哉

余之所以作爲此記委曲繁瑣不厭其詳者非以誇所遇之奇實以悔持身之謬痼疾爲患而猶舍車而騎一謬也出門遇大風不急還坐追車二謬也不問途於人而迷誤失道三謬也病軀委頓不擇善地而徑入險處四謬也見三女子不急另投他所五謬也不應聽女子撫摩六謬也不合與女子接談七謬也馬車來不即舍此而去八謬也旣曰良家而豪放不羈至此可疑甚矣猶以婉孌目之九謬也李嫂出戶遂與二女諧謔十

謬也二女明言不可留矣而猶戀戀不去十一謬也李嫂諄諄言皆藥石而故堅臥以持之十二謬也幸而李嫂以失行爲戒小雲娃有手重之詞原非擲果安仁強作挑琴司馬已陷不測之虎穴猶望難訂之鸞交溫柔乃戎馬之鄉脂粉出風流之陣殺機漸動禍且隨之而後胆落魂驚驅車就道非下愚而何李嫂曰吾中年婦女尙不能自持小雲娃曰庶可結再生緣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皆發乎情止乎義以禮自守者且其言曰懼不爲官人福又曰不重貽官人害乎又曰或從中途刼取以歸自度力能拒之否殷勤勸駕惟恐客之欲留者嗚呼可謂賢婦人矣向使李嫂不直致恫慴之語二女或曲盡兒女之情以孱弱之一身飽妖艷之三女枉死城中不將增一癡鬼哉少所見者多所怪然後知太平廣記之所載非無稽之

言也西遊記西梁女國以男子肉爲香囊吾之肉得不爲香囊者所爭止毫髮間耳故記之以此自戒而並以戒天下之好色而不顧身者二月三十日

附載絕句四首

紅石村莊娘子軍顏如桃李髮如雲英雄遠勝兒郎偉不學羅敷惱使君

匣裏腥風透湛盧胭脂隊裏小於菟閒居共露春風面畢竟穠華讓小姑

疑於紫府會羣真三女扶持一病身日欲沉西催客去恐將俠骨染征塵

馬上橫飛閃電光一堆雪影刃如霜可知神臂弓開處箭斡翎花

異樣長

服胎誠閃電光一堆雪神臂弓其詳見後記蒲州常生語

記蒲州常生語

三月一日未刻抵蒲州東關外之寺坡底悶甚出店門稍西北有關壯繆廟因至殿前長揖坐東廊下有貿然而來者見余聲喏問其姓曰常蓋蒲州之博士弟子也殿東北隅有小屋常生揖余入坐焉且呼住持烹茶飲客余以昨所遇甚怪詢常生茲地有盜乎常生曰平陽一郡素無盜近始有之然爲盜者非男子也余駭其說常生曰平陽東控太行西界黃河南接梁宋北連汾晉背負關陝襟帶代燕所謂河中用武之地顧其俗勤而儉民樸以淳柳柳州云平陽堯之所理其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也誠哉其言乎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以償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年矣歲歉無收赤

地千里弱者轉溝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
菑也不但貧者饑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
自保人性剽悍喜鬥即女子皆知兵事女子之寡廉鮮耻者習歌
舞當爐獻笑以邀夜合之錢其有氣節者自負武勇皆爲男子裝
出放馬刼掠土人謂之胭脂賊於本地大戶秋毫無犯且不肯妄
殺人過客非重貲不取取重貲亦不過分十之二三以故無鳴之
官者胥吏咸受重賄即鳴之官無不曲爲之庇護胭脂賊又推其
中之雄黠者爲渠率勢益張遂以軍法部署村民民愚畏其威更
利其所有無不拱手聽令女子何能爲然緩之則事不可知急之
則其變立至聞以嚴禁樂戶伎女計無復之亦跨刀挾矢效其所
爲此吾鄉之大患也余曰聞安邑之西南有紅石村者亦有女賊
然乎否乎常生曰紅石村女賊有二十餘人而九人者爲之魁九

人中又推李氏李氏之夫亦姓李李氏名翠娃能用長鎗人呼爲閃電光以其馬上趯捷且運鎗如電也其女曰小雲娃能舞大刀重五十斤人呼爲一堆雪以其肌肉潔白刀光如雪花也其子婦曰玉娃娃趙能開十力弓箭長十六把人呼爲神臂弓以其挽強善射也他又有所謂飛飛兒決雲兒紫雲來錦上花風中花梨花雪桃花雪有名號者各村約有四五十人皆胭脂賊互相標榜者也余曰諸女賊有淫行者乎常生曰無之聞其約曰有事二夫者衆共擯之但在階下聽驅使不許入坐皆美婦人也而亡命如此余回寓常生來以酒一瓶爲餽余更以胭脂賊問之常生搖首不能答若有所畏者臨別曰無多談店中人多爲之耳目者余舌撝而不能下昨之得脫於虎口也亦幸矣哉常生言胭脂賊之著名者甚多余忘之矣猶可記憶者書之左方

飛飛兒 能平地躍起丈餘橫身空中至數十步外植立於地
寡言笑善飲噉年十九尙未適人其性頗嗜殺美且勇雄視
諸女賊遠近皆畏服之常生曰飛飛兒能上蒲州塔至第五
層騰空而下其母故娼也飛飛兒年十三其母令侍客寢不
可強之即殺其母刼掠時或傷人必碎砍之以爲樂乃胭脂
賊中之最兇惡者

決雲兒 足僅二寸許以皮爲鞋走及奔馬

紫雲來 好衣紫上下内外衣無一寸不紫者善射弓矢皆以
紫染之

錦上花 善用五色踢索

風中花 能於馬腹下騰轉謂之鷓子翻身

梨花雪 好衣白善舞長鎗

桃花雪 好衣紅騎桃花點子馬

閃電光 即李氏翠娃

一堆雪 即小雲娃

神臂弓 即玉娃

此外尚有所謂一條紅半天雷單飛燕雙飛燕鬧蛾兒一天星之類余以其名不雅馴不復紀載常生曰若十日不兩人情皇皇其害有不可言者得雨三寸則家給人足此輩可即解散矣昨宿赤水風雨大作至曉未止不能起身逆旅云雨可一尺餘半年來所未見也更問此雨可及百里外否答云華山皆瀰漫不見雨能至千里余深爲平陽人幸之亦深爲胭脂賊幸之也三月四日二更書此志喜

揀選舉人

三月十三日主考官陸侍御賜書徐編修雲瑞會同范中丞時捷
揀選舉人之應選者年力精壯應對詳明之人以知縣用其老而
不堪者以教諭用其中有一科之後已具呈吏部願就教職者二
十餘人求一體揀選徐編修以爲可范中丞之意不然就教諭之
舉人合詞哀籲范中丞怒詎曰遵例則公違例則私若輩以我爲
徇私人耶徐憤曰皇上立賢無方我不過爲國家愛惜人才豈有
私意胡方伯期恒以他語解之而止胡歸署問之於余曰新例但
揀選知縣爲教諭未嘗揀選教諭爲知縣也中丞言是但就教者
實有可用之人主考亦大有理今將如何余曰舉人一科許就教
職至三科後原可具呈改選知縣今宜將已就教職舉人亦行揀
選另爲一條聽候部議如此則於范於徐可以兩全而舉人不致
向隅之泣矣胡以爲然即言之中丞次日復會同主考官揀選七

人其事遂定

榆林兵備

三月十六日榆林參議道朱曙蓀來縱談良久朱故由詞林特簡監司以事至西安同寓開元寺僧房相距不數步余曰榆林古稱重鎮爲天下勁兵處固百戰之地也近來兵備何如朱嘆曰榆林爲全陝關隘李闖之亂圍榆林頗久城中有精甲數萬且多世將咸出私財募家丁無不一以當十者李闖未至之先諸世將皆遠糴糧食爲固守計若使外有一矢之援城安得破至本朝王輔臣起兵反寧夏諸城皆爲所陷惟榆林死守不下陝東得至今承平已久諸事廢弛風捲沙土與城平人往往騎馬自沙土上入城城門無用之物某蒞任後即會同總兵官捐資募民去沙今雖雉堞儼然然沙離城僅三丈許無論一年之後風捲沙聚其與城平如

故即使沙不至城垣而三丈之外沙有高於城者據沙埠以巨礮擊城城不能守此一患也當時有城河故道河流甚迅沙可隨之而去今河道久湮濬之非五六萬金不可無帑可動無俸可捐此二患也榆林向有重兵且戍卒更番防守今止榆林鎮標三千而實則二千餘人此三患也連年旱饑不入正供且有借倉穀者其填溝壑者十之二三流亡者十之五六去年稍得雨雪頗有還鄉耕種者本年之催科百姓已不樂受而又加之以帶征而又加之以還倉穀穀重每斗四錢五錢不等榆林沙磧之地下種一斗所收不過三斗終歲勤劬不足供一家之食急公固是難事溝壑者溝壑流亡者流亡死者不能再生散者不能即聚有司計無所出則取死者散者之親族而桁楊桎梏之子遺之民皆以不死不散爲恨借倉穀時大率十家連保一家不還九家代償尙是情理所

有今十家中有死者有散者所存止一二家而責償八九家之倉穀還故土者受非常之苦散于四方者聞之尙肯安居樂業乎此四患也榆林道標舊役兵三百今已奉裁所存吏胥數人愚騃不曉事且手不能縛一雞何以彈壓此五患也榆林仰食於綏德米脂諸州縣每晨有以米麥貿易者不過驢子數十駄而已一日不來通城之人皆枵腹矣當年世將饒於財家有蓋藏有事即廣糴贍民以爲持久之策今城外堡寨十室九空城內求溫飽之家而不多得此六患也萬一有意外之變不必賊騎如林也一夫奮臂而呼其城立碎全陝皆震矣莊涼監司蔣洞以私財募鄉勇二千人精兵甲於兩陝某書生遭際聖明畀以重任家無儋石之蓄言如鴻毛之輕欲去不能欲留不可惟有槌胸嘆息而已惘然者久之余曰歷觀古來秦地之亂不在民變而在兵譁旣曰民矣無甲

胄足以自衛無弓刀足以傷人無軍法則其心不齊無部伍則其隊必亂而且有父母妻子之足戀有田園廬舍之可安兵則不然聞獻諸賊皆起於裁兵其明驗也計惟正告總戎嚴扣剋禁虛糧選伎勇習騎射勝兵三千不但可以捍禦一城且可以援剿四境矣朱曰見兵皆老弱不堪遽易之反生不測此亦非旦夕事也朱名曙蓀字景先四川嘉定州人辛卯舉人癸巳進士以編修出爲榆林參議

憶途中所見

素聞秦晉美女天下所無而游屐未歷太行以西僅形之夢想而已偶於畿南數郡見校書自秦晉來者較他處爲勝以爲觀止矣見聞稍廣者則笑曰此橘之渡淮而化爲枳者也今年二月赴西安取道於平定州壽陽縣榆次縣平遙縣介休縣霍州洪洞縣曲

沃縣安邑縣蒲州皆名倡所聚近以嚴禁樂戶率皆避匿不出向逆旅百計索之至者皆妖艷風流目所未見入潼關凡宿處無一妓敢至過客寓者離宿處有堡近者一二里遠者七八里星羅櫛比俗所稱畫房也日纔午即停車旅舍易馬募土人於各堡訪之如入花叢滿目燦爛如入酒肆撲鼻馨香意亂神搖不能分其擾劣途間所見良家女子騎駿馬金勒花韉以輕縠蔽面大約足無至三寸者面亦無施粉者其顏色其肢體其風格其態度其笑貌其神情非復人間嬌冶所謂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也余老矣如禪和子忽遇華筵山珍海錯燦然雜陳不敢下一箸然大嚼屠門正不必以得肉爲快耳篝燈夜坐四壁蕭然書此以識一笑三月十八日

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

閣下以翼爲明聽之才當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交孚而際會風雲射爵則河山帶礪榮膺九命禮絕百僚凡心知血氣之倫無不傳明良爲盛事先少司農常爲愚兄弟言閣下乃詞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僕之傾倒名賢而以不得望見顏色爲恨者非一朝一夕矣僕徒讀父書無所知識潦倒文場者垂四十載茲因胡元方守藩茲土與之別者數年無由一叙契闊慕秦中山水之勝輒思游覽以廣見聞策蹇西征過都歷幽經太行孟門之險覩三峰八水之奇覺胸中之鄙吝與碗磊都消自笑從前耳目之陋初意至此第爲旬日淹留便當俶裝東去承聞閣下奉揚天討立不世之奇勳撫士以惠則挾纊投醪也用兵如神則星馳電掣也犯順者受不庭之殛則灰飛烟滅也歸化者寬後至之誅則雲行雨施也渠魁必殲駢首而就顯戮疾風之捲秋籜也脅

從罔治稽顙而慶更生膏澤之潤春苗也量才器以駕馭諸雄偏裨皆衛霍之亞也授成算以驅策羣力荒微在掌握之中也藩落免虔劉之苦旃檀安鐘鼓之常兵無再駕之勞威行萬里而外昔郭汾陽於藥葛羅僅與澀酒爲誓裴晉公收復淮西四年而始克之元昊倔強靈夏間韓范之才不能恢拓寸土而史冊皆鋪張揚厲夸大其詞較之閣下威名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者哉僕向之所嚮慕歸往於閣下者臺閣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頃與元方晨夕盤桓及見故鄉戚友之宦遊於此者具道閣下守清廉中正之操處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誠意之學居暗室而無欺上侍庭幃敬孝根於天性下訓子姪慈嚴合乎義方友愛曲盡於同懷存恤不遺乎孤寡閨內之內儼者朝典而雍睦敏愉渾然

太和元氣柳公綽之門風顏之推之家訓固兼而有之矣古今之書無所不讀公餘清暇猶手不釋卷而且篤於故舊不棄非葑卹其後人以全終始愼以接物恪以禋躬翼翼小心時有持盈守滿之懼聖賢豪傑備於一身移孝作忠明體達用大業由於盛德內聖而後外王引經講義以承前席之對揚竭智盡忠用張六師之撻伐朝廷深賴賢佐天下共仰純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寵賁天子倚閣下等山嶽之重也

上賜公御書
曰青天白日

今閣下勳名

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振旅將旋凱歌競奏當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偉人此身誠虛生於人世間耳輒不自揣忘其庸愚敬欲上覲耿光仰承緒論倘蒙閣下鑒其微意出於至誠慰下走景慕之殷假以詞色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小詩六章聊效巷祝衢歌非敢望韓碑柳雅也未審閣下肯進而教之否四月十

五日

附載七言律詩六首

綠髻功名結主知從容珥筆領金墀養成碧海鯤無浪飛出丹山

鳳有枝多士競傳冰鑑影

公兩典文衡

遠人爭唱玉堂詩

公曾使朝

聖朝

盛事由來少世掌絲綸立右螭

詞臣帝簡撫巴川開府巖疆十二年克敵星奔千里寇奪人月靜
百城烟渡瀘諸葛天威播鎮蜀南康廟略宣望重遠持雍益節萬
邦爲憲頌聲傳

金貂甲第入層雲鐘鼎旂常繼舊勳青瑱鴻文名進士黃旄殊禮
大將軍揮毫密進籌邊策攬轡長驅靖寒氛一自我公壇拜後西
陲萬里事耕耘

殊方蠡爾未來同旌旆猶揚塞外風分闔至尊親授鉞運籌上將

獨平戎彤弓射處妖星落羽葆開時毳帳空柱石威名藏太室丹
青圖畫賞元功

磨崖百丈紀勦詩龍馬天閑賜與騎屬國共尊周岳牧窮邊初見
漢威儀稽誅小醜成京觀羅拜名王望大旗露布星馳承玉旨袞
衣照路冠三師

章句儒生草野臣欣看喜氣溢三秦天河洗甲烽烟息武庫投戈
寵命新疊鼓鳴笳聽凱奏前歌後舞望車塵蕪詞敬賦從軍樂欲
謁千秋第一人

西兵之捷

湖南糧鹽道王奕鴻從西甯來晨夕相晤余叩西隅用兵事王曰
去年羅卜藏丹金犯順時其勢甚橫年大將軍不及調兵單騎至
西寧西甯兵止一千五百人皆老弱不勝兵器且亦無甲冑年大

將軍閱視盡如病坊乞兒令其出戰則股栗不能出聲年大將軍曰是無異驅羊豕入屠肆也急飛檄促援兵不得即至羅卜藏丹金聞年大將軍來頗懼後覘知無兵復入寇城外諸堡咸爲所破焚掠一空年大將軍望四處烟火蔽天哭聲動地而不能救惟率左右數十人坐城樓嘆息而已羅卜藏丹金移兵向城發火器指城樓燄息則年大將軍屹然坐如故羅卜藏丹金驚以爲神稍退兵至南堡圍之南堡有一守備轄羸兵數百人不敢出戰年大將軍曰我兵晝出則爲賊所窺破且賊勢銳我兵見之不戰而走矣遂下令夜斫賊營賊見官兵久不出且南堡兵更單弱遂不設備驅狗西番於前而已兵居其後官兵夜至遽發砲狗西番死者無算稍近以鳥鎗擊之羅卜藏丹金疑援兵至且見狗西番皆斃闇中遁去守備知救至亦開門出戰賊全部遁雖未嘗傷賊一人然

賊已奪魄我兵咸自奮曰我輩原可勝賊人心稍稍自固久之援兵大集賊方思所以抗我顏行者年大將軍遽調四川提督岳鍾琪統勁兵直趨賊營賊出不意格鬥殺傷相當賊不能支遂西奔年大將軍檄岳鍾琪曰速驅之賊可盡也賊已膽落又聞大兵至欲逃復顧戀妻孥殊死戰大將軍復益以兵賊遂大敗其母妻及其名王皆爲我所俘羅卜藏僅率百人易婦人衣而遁年大將軍下令曰窮寇勿追且羅卜藏丹金勢不能振澤旺卜拉蒲攤亦就歟矣遂振旅歸向使年大將軍至西寧遲數日則西寧必破年大將軍至後羅卜藏丹金並力攻城西寧亦不可守西寧破則河湟無完土長驅至西安矣聖主如天之福年大將軍不世奇功亦近代所未見也王名奕鴻字曙光江南太倉人顓庵相國次子又芬宮詹之弟乙酉舉人已丑進士以部郎出爲湖南糧鹽道參議時

相國失上意宮詹留滯塞外參議捐五萬金解官至西陲效力爲父兄免罪計嗚呼今世人甫得一官雖父母亦置之度外何論兄弟況惜財如命能顧念天倫者有幾人哉參議可謂佳子弟矣又四月初一日記

桌子山番人

桌子山延袤數百里西安至西寧必由之地山中有番人甚夥不下數十萬人其人皆穴地而處因名之爲狗西番即唐時所謂吐蕃狗種也番人蠢而頑無所知識遇漢人怒訶即長跪叩首後甘山道何廷珪解糧至邊御車者押糧者皆不與一錢例發帑金盡入私橐輓運者無所得食潛以鳥鎗兵刃鬻之番人番人大喜重價購之而番人始有軍器大兵過山苦飢番人以餒餒置道左餓餒一枚值白金一兩而番人始有金錢有守備某領兵百人至此

地掠其衣裝淫其婦女番人不知其爲官兵也盡殺之大帥不敢
上聞置之不問番人覘知爲守備因曰殺官亦無事且兵如此之
弱耶而番人始橫大兵駐山外頗久入山搜番女數百人裸而沓
淫之稍厭則棄舊而易新者兵多每數人勦一女不舍晝夜番女
有不勝其苦而死者而番人始怨中國之貧者又從而歸之教其
劫掠於是莊涼之間無日不受其害番人自山頭遙望見行人單
弱者殺之取其輜重官兵來即一哄登山官兵無如之何番人益
輕中國矣涼州之民苦之自結土團鄉勇二千人爲禦番人之計
其人皆驍勇善戰而不能有軍裝請於莊涼道蔣參議洞蔣給以
甲冑弓刀烏鎗親率之剿西番所殺六千餘人番人稍創然隨散
隨聚且聞官兵至先殺其妻女然後出戰恐爲官兵所掠不忍妻
女之受淫污也每戰必致死於我年大將軍曰事有緩急不可分

兵分兵則前後受敵非計也俟平西域回兵勦之不難凱旋時遣提督將軍公岳統兵征之有誤入者皆爲所害遊擊某傷重守備某陣亡今聞狗西番有俘馘者有就撫者路稍寧謐聞年大將軍將於此月十二三日振旅歸狗西番原非人類中國待之不以理又有文武官之貪而淫者以致梗塞者數千里此其罪豈盡在狗種而已哉五月初九日記

有於廣座大言者曰因蔣監司殺番人太多番人益怨時爲報復之計西路之所以不甯也余大笑曰如公言必蔣監司全軍覆沒番人大快其意而後永不出犯耶一時哄堂受者切齒

延安三廳

延安所屬有三廳榆林同知曰中廳神木同知曰東廳靖邊同知曰西廳神木有知縣榆林靖邊皆以武弁主之榆林地甚遼闊不

知當日何以不設縣而設衛西延捕盜同知楊宗澤福建南安人也己卯舉人丙戌進士向在外舅大司寇茗山胡公門下爲余言榆林宜改衛爲縣靖邊亦宜改所爲縣今榆林轄十堡無文官主之而一切皆決於守備千總魚肉小民枉法受賕嚴刑以逞去延安府七八百里雖有冤抑不得上達太守亦不得過而問焉若改設文吏雖至貪之縣官亦勝於武夫況太守可以持其短長有所稟畏應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茲地有驛丞五每驛僅馬五疋裁去驛丞可以不增俸工窮邊寒苦縣官無以養廉有稅課司每年羨餘三百餘金並裁稅課司而歸之於榆林縣縣官足以自給榆林百姓始見天日矣靖邊所亦然余欲言之胡方伯適奉改衛歸縣之上諭楊宗澤再三爲余言余雖未至其地心竊以爲然豈有數百里之民命而繫之武夫者但不設縣而設衛前人必自有說

萬一言之方伯俯從鄙言轉達大吏行之而竟不便於民其事既定勢難再爲更張殃民之咎以余一身承之猶可也而波及守茲土者受世世之罵名非多言之害乎姑記於此然往來於懷而不能釋也五月十一日

今甘州涼州西寧寧夏以年大將軍條奏設四府一州十四縣而榆林諸衛如故十一月朔日

錢通政條奏

嘉善錢以墀字朗行一字蔗山戊辰進士由縣令起家考選科員歷官通政使司右通政久而不調雍正元年九月中條奏凡虧空之員一經題參即行文本本省嚴查本官家產籍沒入官寄戶他人者亦行查追本省有司徇庇者一併治罪若有子孫出仕者解任勒限追比下九卿議復允行通檄各直省於是諸臣承望風旨搜

根剔齒惟以刻薄爲事辱及婦女禍至兒孫陝西乾州某舉人爲山西介休知縣卒於官虧帑數百金山西巡撫諾敏遣官賁文行查陝省僅破屋十餘間基地五分又地五十餘畝而已兩子皆懼罪亡命又山東人丁某爲西安府臨潼縣病故後亦以虧帑至本縣嚴查家產本縣罄其家之所有入官所報僅銀戒指六枚銀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並婦人之褻衣在焉嗚呼罪人不孥於婦人何罪而至褫其褻衣以爲快況所值幾何耶其父虧帑其子解官似亦父債子還之意然本朝寬大之政凡獲重譴者分家之子不坐況其子或以捐納出身尙可文致其罪謂此即虧空之一端乃由進士舉人得本分官者亦勒其罷職何也若云父獲罪者子必不可爲官尤非正論孟子言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不聞並舜而執之也果如所言鯀殛之後大禹方將追比治河金錢決排疏

淪安得告厥成功哉錢通政豈不知此種條奏爲萬世所唾罵特以條奏既上上必裁去條奏者姓名發庭臣議復初不意此奏竟存其姓名於紙上也錢已七十老翁家富而無子其姪之應承嗣者最不肖右通政四品不爲卑官一時有干進之心各省貽無窮之禍今奏疏重疊文移往來必大書通政使司右通政錢以塏條奏云云見者無不攢眉聞者爲之切齒千人所指無疾而死況不止於千人乎錢近量移少詹白頭老子向詞林之乳臭者投晚生侍生名帖方且自以爲得計病狂喪心是豈知人間有可恥事耶余意蒼蒼者至近不有明誅必有鬼責不知其何如死法死後又如何報應地獄之設正爲斯人浙西乃有此敗類每聞人言錢以塏是浙江人爲之愧死五月十二日記

繆禮科條奏

凡諸臣之條奏上皆裁去姓名後發廷議不去姓名而徑發出者自禮科給事中繆沅始繆沅字湘芷江南泰州人已丑科進士及第第三人以編修改禮科條奏科場事頗悉其中云投拜門生也詩文爲贄也遍送密封也充假名士也串通家人門客也盟會香火聲氣也臨考之小紙夾帶也場中之代倩作文也大概名士皆不其識字繆沅委曲描寫幾於名士之百醜圖矣予謂其子繆集曰惟聖人能知聖人非尊公安能知之如此其詳言之如此其盡乎今每逢鄉試會試之年則出示貢院門外大書云禮科給事中繆沅條奏云云天下方輕讀書人不齒舉人進士有短垣而自踰之何哉入室操戈逆取順守常見不通之名士甫得一第即過河拆橋固不止繆沅一人而已五月十二日記錢通政條奏而并及之

記台吉女自縊事

西夷爲邊陲患頗久先帝赫然震怒命將征之或全軍覆沒或互有殺傷終不能有建寸尺之功以慰朝廷宵旰者轉餉半天下所糜費金錢數千萬萬中國之力已竭而西夷之猖獗更甚滿漢官兵死于鋒鏑者少以凍餓枕尸者道相望也在廷諸臣皆瞑目搖手噤不敢言邊事擁兵闔外者惟事粉白黛綠管脃絃么且聚歛黃白之貲以苟且旦夕而已撫遠大將軍年公羹堯帷幄運籌決機制勝奮威將軍岳公鍾琪躬擐甲冑爲士卒先皆有滅此朝食之心不敢留一賊以遺君父且飛芻挽粟士飽馬騰壁壘旌旗煥然一變於是西夷大創臨陣斬獲者無算有擄其全部者除賊首三人解京正罪餘五十以下以上者皆斬之所殺數十萬人不但幕南無王庭並無人跡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豈無冤

死者乎女子皆以賞軍士各省協剿官兵歸伍者咸擁夷女而去
西安府駐防八旗兵回鎮將士除自獲者年大將軍復賞以夷女
五百人有某台吉之女亦在焉配與披甲某某喜甚拉之見主人
主母抑此女叩首女憤甚大言曰我在塞外時汝輩安得見我即
日日於帳外叩首我亦不屑也主人主母曰若雖台吉女既配我
奴則一婢耳不畏箠楚耶女曰我固台吉女汝是何狗彘敢辱我
哉植立慢罵不少屈主人見其美麗好語之曰父部落已殲汝無
所歸偏強亦無益也令女出女痛哭不絕聲距戶不許披甲者入
披甲者愛其貌且欲徐圖之倦臥門外夜深寂然則已雉經死矣
年大將軍雖立奇功銜冤地下者豈獨此女一人而已余向守土
者問披甲者姓名台吉爲誰咸畏大將軍無肯爲余言者五月十

聞李侍郎紱擢粵西巡撫

李少司馬紱字巨來其先徽人父某流落江右贅於臨川因家焉李占籍入學臨川臨川人欲逐之父某率李望門叩首而止李貧不能自存有江蘇布政司理問丁某與之有姻連李破衣芒履肩行李至蘇丁某已死新任者來已數月李性素粗暴毅然徑入門者止之李大罵曰我與理問至戚况螻蟻官吏人敢來阻我耶排闥直入內室新任者訶曰若何人敢托名戚屬麾左右縛之李見其非是長跪而泣具言其故新任者惻然因贈與白金五錢而出李不能歸幾至乞食吳門張大受方家居聞其事呼李至家與語李尚知書且口頗便給張大喜之李遂執弟子禮衣食於孝廉船者數旬張厚贈之而歸方其爲師徒時隅坐隨行不敢講鈞敵禮凡進所作詩文張南面坐李侍於側張飛筆塗竄之李偃僂磬折

唯諾惟謹此余所目擊時同年顧沈士常在張所亦弟畜之戊子春仲張公車入都遍爲李揄揚不遺餘力吳諭德廷楨奉命典江西試張急至寓以李爲言吳素聞張獎美語亦心動因曰何從而知所謂李紱乎顧沈士者吳諭德壻也時丁外艱不得鄉試因請至江西達之于李吳又授以密封即令李分致江西舉子之能文者囑顧迎至中途其時因李而得售者頗有富家蓋李以此爲射利之地吳雖知之然業已如此無可奈何也李以第一人會試聯捷張亦於己丑成進士猶以故情待李李竟易年眷弟帖往來舊恩不復記憶矣後成翰林直武英殿氣張甚妄言嫚罵目中無人吳諭德亦於武英殿效力常爲李所侮甲午余在京師吳諭德招飲吳編修士玉於諭德雁行也亦在座縱談稍及李因言其橫吳編修笑曰某今日折其角矣詢之則曰李坐武英殿中大笑翰林

無一識字者言之至再某曰現有個半李問爲誰某曰老先生一個也李問誰可當半個者某指諭德曰家兄能識拔老先生豈非半個乎一時哄堂後李陞閣學例輪班捧本上與大學士平章政事非顧問學士不得妄奏李時時闌大學士語且於捧本時亦刺刺不休先帝謂大學士曰李紱不知規矩因改爲副憲居九卿班會議復多言而燥往往闌中取人金錢衆人薄其所爲辛丑會試爲考官頗通關節先帝罷其官發往永定河効力今上即位召之至京歷官兵部右侍郎旋命巡撫廣西其人暴戾紕繆折足之鼎必覆公餗恐將來人主有輕士大夫之心謂讀書人不可用則李階爲厲矣吳諭德廷楨字山掄吳編修士玉字荊山今官學士張檢討大受字日容顧進士沈士字麗天皆蘇州人人有與顧進士言李少司馬之負吳諭德者顧曰諭德受汪少司農恩可謂深且

厚矣而諭德竟負之所謂一報還一報也五月望日記

庚子李典試浙江遣人以密封訪吾浙之有文名者所遣之人亦片奇染指如戊子李解元之於吳諭德也顧進士占籍錢塘其子爲錢塘諸生頗能文顧以戊子科之德未報也以子托之李亦不峻拒閤中其子硃卷已爲房官所薦副主考湯之旭擊節贊賞李知爲顧沈士子也麾去之向使顧不以囑李則其子竟入彀矣余謂潛通請託原非正人所爲第戊子科不宜於顧進士手接密封即曰逆取順守又不宜遣人至浙江採名即曰顧進士子非名士不宜收其子關節房官薦之副主考取之更不宜有心駁放此真刻薄之尤者吳諭德張檢討皆已物化聞其開府粵西九泉下能輸心瞑目否

宿遷徐用錫

徐用錫字壇長己丑成進士其人妄而險自謂通人不可一世常爲人言吾鄉自項羽後至我一人而已選館後掃安溪相國之門社鼠城狐無所不至乙未分校禮闈恃安溪之勢一手握定四總裁咸怡聲屏息聽其所爲榜發士論大譁安溪亦不能安其位臺臣董之燧劾其苞苴關節安溪力救之董之白簡雖非至公然所言不可以人廢也先帝以臺臣徇私發還原疏繼而徐用錫儲在文等敗缺大露先帝而詰安溪安溪引咎徐儲諸人皆削職去安溪因以不振李少司馬奉粵西巡撫之命李遂登徐用錫於薦剡且云向者臺臣董之燧聽門生之言妄行參奏先帝以原疏發還後徐用錫罷歸雅非先帝意臣請帶至廣西令其於書院教授生徒遇要緊府道缺題補其言頗失體五月十六日至藩署胡方伯出示邸抄見上諭謂李紱薦徐用錫朕不知其爲何人遂令調來

引見近者訪聞徐用錫外直內詐奸險小人李光地亦爲所愚聖祖詰責李光地具疏認過徐用錫革職出京都中士夫皆仰頌聖祖之神明此人爲官尙不可況作師長耶勒令回籍並令有司嚴加看管不許其出門生事與胡方伯抵掌稱快且皇上知人則哲近古所未有也李以徐薦引得入安溪之幕今徐失意潦倒李尙念舊日因緣爲之援手雖朝廷名器非報德之物然尙有古人風以此責李則交道幾於息矣五月十六日

熊文端明史

康熙十八年開館修明史京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監司以上皆得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者約薦舉數百人召試體仁閣下欽命題二一則璿璣玉衡賦一則省耕詩二十韻上親定其高下得五十人謂之博學鴻儒直隸則大興張烈字武承宛平米漢雯字紫

來任丘龐璫字雪崖獲鹿崔如岳字雪峰東明袁佑字杜少江南
則上元倪燦字闇公望江龍燮字石樓宣城施閏章字愚山宣城
高詠字遺山長洲汪琬字茗文長洲尤侗字展成長洲范必英字
秋濤長洲馮勗字方寅吳縣錢中諧字庸亭吳江潘耒字稼堂吳
江徐鉉字電發太倉黃與堅字廷諫常熟周慶曾字燕修華亭王
頊齡字瑁湖華亭吳元龍字臥山上海錢金甫字越江武進周清
源存蓉湖無錫秦松齡字留仙無錫嚴繩孫字蓀友宜興陳維崧
字其年江陰曹禾字頌嘉宜城邱季隨字季貞山陽李鐙字凱公
山陽張鴻烈字毅文休寧汪楫字舟次寶應喬萊字石林浙江則
錢塘先少司農仁和邵遠平字戒三仁和沈筠字晴巖仁和吳任
臣字託園海寧沈珩字耿碧秀水朱彝尊字錫鬯秀水徐嘉炎字
勝力海鹽彭孫遹字羨門平湖陸綦字義山鄞縣陳鴻績字子遜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遂安方象瑛字渭仁遂安毛升芳字乳雪江西則臨川李來泰字石臺清江黎騫字瀟雲山東則諸城李澄中字渭清河南則睢州湯斌字荊峴陝西則富平李因篤字子德四川則東鄉曹宜溥字鳳岡分修明史其有書之無可考者如天啟年間實錄涿州馮相國銓取而燒之後以重價購天啟七年中之邸報其中略有關涉時貴人者又無完紙崑山徐相國元文見邸報有七箱喜曰天啟一朝之事備於此矣既而知其殘缺嘆曰是亦可謂之報乎先公笑曰所謂雖則七襄箱不成報章也無不大哈其中有事之不足信者如建文殉社稷自焚死而野史謂其遜國吳江史仲彬本糧長也而偽造致身錄一編則妄加以官僭與之以謚朱彝尊指爲必無之事考訂甚詳徐嘉炎起而力爭之云即未必有之亦當存此說於天地間諸如此類聚訟紛紛爲總

裁者又無卓見第以紀傳表志令諸公圖分之以此人自爲說合觀之有事跡相戾者有年月未合者有是非不同者有姓名互異者其書雖成先帝頗以爲疑而未刊布也命熊相國賜履重爲編定之熊携歸江寧自比於涑水之開局然任意以爲曲直又延致目不識一丁字者妄加刪補性復嗜利故明臣子孫有以兼金餽者則加其祖父之官增以易名之典其有與相國不協則於其先世之官階降黜之事跡詆毀之眞魏收之穢史矣且謂明亡於萬歷年太祖龍飛而明社遂屋萬歷中年以後皆刪之明史至萬歷而止一時爲之不平相國聞之遂以詞臣所修明史付之烈焰書上不當先帝意留中不發相國窘甚時先公方承先帝殊眷相國夜至先公邸舍云上疑所編明史未善廷臣爲至尊倚畀無出公右者將來上必以明史爲問幸曲爲揄揚先公曰不可未見全書

而極口贊美是欺君也上以此爲問惟有以未見全書不知其詳對相國曰上若以全書發出公將如何先公曰若發示全書亦不敢承旨相國曰何以復旨先公曰卷帙浩繁某年已六十矣一人之精力有限現有佩文韻府詠物唐詩廣羣芳譜諸書非旦夕可了若發明史校勘必數年之久方得卒業垂老健忘不能記憶倘分授他人始終不能貫穿此某之確見也上問亦以此爲對相國長跪廳事曰上方嚮用望一言爲助先公大驚跪掖之起相國哀懇曰公必允我而後起先公曰未見書而遽稱其佳是欺皇上也此時佯諾而廷對背之是欺相公也相國曰公但云得之傳聞皆以熊某所修明史爲是足矣先公曰傳聞之言豈可以對君父且聞相公假手於人不協輿論某遵相公台指不畏萬代罵名耶相國汗流覆面而去恨甚所以害先公者不一而足先帝異日果以

明史爲問先公即以前說對相國一日奏之先帝曰汪某無經濟而自謂經濟非道學而妄託道學嗚呼如章惇蔡京如韓侂冑史彌遠於忤己者借道學爲一網打盡之計若相國則又自附於道學以濟其惡者此實權奸之變調也五月十六日與胡方伯言及明史而記之

張汧祖澤深之獄

祖澤深字仁淵奉天人以吏部漢軍主事歷官蘇松常鎮糧道下荊南道其爲人狡惡暴橫官跡所歷竭澤而漁而頗善相人在京時至報國寺吾鄉高文恪士奇方流落京師秃筆破硯坐報國寺廊下賣字餬口祖澤深見之訝曰相應大貴高文恪泣曰一身潦倒懼以饑寒死安敢望大貴耶祖熟視良久曰於相法宜至宰相即無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權挈之歸善視之高文恪因執弟子

禮大學士索額圖用事某奴訪書算之人於祖祖時將補外即薦高至某奴家某奴者索所信用人也偶以通賄爲主人所覺某奴窘甚商之於人咸勸其雖嚴刑不承主亦無如之何也高曰不然主倚毗君如左右手痛哭流涕以負恩爲言必得免若不承恐先死於嚴刑且嚴刑而承寧有活埋某奴然之索盛怒詰責奴泣曰實有之因叩頭請死索意解叱之去越數日索思奴誠負我然他人必諱其事奴竟承之何也問之於奴奴曰此門館高士奇教我索立呼高入見且喜其字畫端楷知人意指留之幕中高遂爲權貴人客矣居無何先帝思得書生可以備顧問者索欲薦高而未決祖偶入謁即曰此人於相宜位極人臣某奴亦曰高某誠實必不負主即前日教奴認罪可知其無欺矣高遂得侍帷幄不逾年權傾天下是時崑山徐尙書乾學爲先帝所厚祖復引高北面

焉高以泥塗入霄漢感祖甚思爲之死祖後爲荊南監司與巡撫都御史張汧忤一日張汧延總督某飲酒半屏左右密語優人皆出惟旦兒某以病臥戲箱中不能起同儕闖其蓋而去督撫言劾祖荊南事歷數其賊私欵證爲旦兒所竊聽素與祖有餘桃之愛奔告之祖急遣人訐巡撫陰事且囑徐與高爲之地徐與高先以上聞越半月巡撫疏始至遂成撫道互訐之局先帝命學士色某至楚審鞠徐與高諷色必留祖而去張張偵知之重賄色學士有兩罷之之議色未歸高奏曰色某得撫臣賂先帝革色某職不許入京城充發烏喇色在途聞之驚墮馬折其股抵郭外妻子皆已逐出城同至烏喇去高因奏應遣親信大臣往審其意在徐尙書而命下則直隸巡撫于成龍也徐高大驚計無足制于者巡道胡獻徵于之所至親愛者外舅大司寇胡公時爲中允徐之門下士

也與巡道有昆弟之分囑司寇公致巡道聞之直撫巡道駭曰此君烏可干以私者且徐高其平日所痛惡也司寇公不敢明言其故報曰已致之矣于至京請聖訓大學士明珠亦以祖託之于不答張汧祖澤深皆貪吏之尤者于至楚二人皆擬寘重典人以爲快徐與高無所發怒則切齒於胡獻徵獻徵陞江蘇藩司楚人洪之傑由鴻臚卿擢江蘇巡撫徐尙書之私人也徐授意於洪必欲去胡胡又執袴不甚整飭晨謁巡撫方入轅門遽發礮胡出不意幾仆地責發礮者扑之二十即乘輿徑歸洪大憤百計厄之胡遂告病去色學士審後祖繫於獄聞色有烏喇之命譁曰我何罪而入紆毳徑出獄以項鎖乃國法不可去遂銀鑕纏頸坐四人轎鳴鑼呵殿具威儀伍伯而出通城之人一時傳笑後入西衙門豪興如故總漕慕公天顏下獄先公常令余入視諸貴人皆不入監寓

板房中祖所居與慕頗近余以常至其處則薰爐茗椀陳名人書畫芙蕖茉莉蕙蘭充牣其中香風馥郁狎客狡童挾絲竹高歌快飲陳叔寶全無心肝可以移贈矣戊辰年六七月間事祖竟瘐死獄中張汧倖得出高受恩處頗多後皆凶終隙末惟於祖則始終以師禮事之高是年解官蓋亦爲祖所累云五月十七日

高文恪遺事

高文恪之與索額圖固有德而無怨者也索額圖死於宗人府籍沒貲財全家受禍皆高爲之索以椒房之親且又世貴待士大夫尙不以禮況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頗指氣使以奴視之高方苦飢寒得遇權相拜跪惟謹殊以爲榮後高受知先帝游歷顯官而見索猶長跪啓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尙稱爲高相公索則直斥其名有不如意處則跪之於庭而醜詆之高遂頓忘舊恩

而思剗刃於其腹中癸未年高隨駕北上時高已叛索而比明珠
矣往謁索於其家索袒裸南向坐高叩頭問起居索切齒大罵辱
及父母妻子高免冠稽顙不敢起若崩厥角泥滿額總兵曹曰瑋
在京候補先帝命索飲食之高見索時曹侍立簾外思曰高知我
見其情狀必遷怒於我矣遽引疾歸索有門客曰江黃者紹興人
索之委任十倍於高高雖攬重權江視之蔑如也其時儀同開府
於高稱門生者指不勝屈而江僅以弟畜之高不勝憤遂欲殺江
以除索而江竟不免江死之日高已告歸方渡江忽曰江老且至
矣口中喃喃若與人晤對而謝過者即目不見一物抵平湖不數
日死或曰大學士明旣與定計殺江以除索然於高仇頗深因餞
而毒之如俗之所謂慢藥者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以傾索
又合徐以傾明又合明王鴻緒以傾徐市井小人出自糞土致身

軒冕烏知所謂禮義廉恥者哉又有所謂徐安士者松江人自比於張留侯李鄴侯葛衣芒屨滿口皆喪身滅族之言果得奇禍江多髯偉貌以奇男子自居所謂小有才適足以殺其軀者徐委瑣齷齪不類人形而惟利是圖又江所羞與同傳者徐居碧山堂士大夫相見必稱碧山先生常開筵召客以得與者爲榮梁園小山未嘗不徵歌命酒於碧山堂上也江徐橫時朝貴爭候其門有因之以取卿相者如索如明如徐如王如高如江如徐猿鶴沙蟲君子與小人俱化此時之墓木俱拱數十年恩怨榮枯不過留爲後人話柄而已嗚呼五月十七日

西安吏治

吏治之壞莫甚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州人爲之目不知書凡案牘批詳第責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雖判日

亦假手於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刻剝聚歛爲恒舞酣歌之計而已即如督臣吳赫獲罪欽差大臣臨訊有妓女爲歟犯督臣與妓女同跪於庭爲千古笑談不但失大體已也上官旣無善類屬吏朘民以奉之加徵雜派苛政日增間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爲餽遺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三十年前先帝念秦省災荒有發籽粒之事自命清流如遂寧張鵬翮者奉命至陝西飽橐而歸帑金皆爲貪吏瓜分而責災黎償還其禍較旱魃更烈繼以西陲用兵本省貢賦不足供軍需協餉銜尾而至每至即以數百十萬計督撫以下又從而侵蝕之州縣更以軍儲名派之里地兵飢於外民困於內其不倒戈揭竿者幸耳總督鄂海去官年羹堯來深知其弊於是布政按察監司之不法者皆劾去之知府如西安之徐容延安之孫川鳳翔之甘某同知如榆林之汪元

仕神木之周涌靖邊之胡昌期州縣如耀州之王文熙鄜州之張雲崔長安之陳昂咸寧之賈懋實膚施之于永熹石泉之賈焜或以虧空或以貪婪皆以白簡從事西土之官幾於盡易之矣州縣火耗但許加二皆解藩庫佐軍興視州縣之大小撥還銀若干兩爲養廉之資而耗羨加二解藩庫外尙有贏餘名曰積頭州縣於上司概不餽遺差足自給兩年以來雨暘時若雖西陲未罷戰而民不知兵元氣爲之稍復猶有不肖州縣如邠州之趙學泗澄城之崔輔鼎維南之范理甘泉之杜琅米脂之尙崇安淳化之汪碧皆參革之制府在西寧中丞范時捷坐鎮雅俗而已胡方伯每於揭報時則咨嗟嘆息曰此人身家立碎矣旣而曰范文正公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竟去之嗚呼上官旣不誅求瘡痍尙未盡起爲民父母者得免於飢寒已屬非分乃橫征苛派公堂日事敲扑編

戶相率流亡烏能怨大吏之參揭哉雖尙有漏網之魚然吞舟者鮮矣全秦吏治頓改舊觀大僚與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貪官幾至屏跡制府洗刷數十年之陋習整頓數千里之封疆風雨以時婦子相保可謂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屬吏下不愧民生者矣余今年過山西吏治亦非昔比然以逢迎爲循卓以刻薄爲才能耗羨盡歸藩庫而養廉之所給甚少不能餬其口又啓百姓告訐之門有司皆重足而立莫保旦夕之命如萬泉令瞿某常熟人以私派擾民聚數千人圍城斬關而入焚其公堂瞿某與幕客家奴踰垣遁惟留婦女於署亂民至署盡褫其裏衣並繡鞋羅襪去之寸絲不挂張其四肢向外縛於樹巔手足皆寸寸縛之而散次日瞿令至署始令吏人家奴升樹解縛樹旣高門外行人聚觀有慨嘆者有嘲笑者有詬罵者巡撫諾敏立拜疏劾去下檄平陽府擒治亂民

之爲首者太守董紳調城守參將兵及民壯二百人往捕治之亂民開堡門以火器弓刀傷之幾盡太守自至其地指天誓日出印文如俗所謂伏辨者亂民收其印文出三人交太守且約不得令之死太守以三人歸斃其一其二人則薄責縱去今調臨縣杜庭珠于萬泉余二月間在洪洞令孔傳忠衙齋杜自萬泉至太原路經洪洞孔留之飯杜嘉興人肇余宗伯之子也知余在署請與相見留二日始去深夜聚談因道翟令婦女受辱事杜愀然曰某聞調萬泉即遣家累南還皆有難色某告之曰若輩亦欲以私處向外赤身縛樹上耶余謂翟令以貪殘激變宜罷官但須少緩其期斬之以謝百姓若以此斥逐刁風不可長也亂民聚至數千人城門天子之城門也可毀乎公堂天子之公堂也可燒乎急擒首惡肆之於市以爲亂民之戒若拒捕傷人雖舉堡屠之亦不爲過婦

女何罪而辱之若是其甚乎郃陽縣鹽引民運民銷者已久西安太守金啓勳創官運官銷之說百姓以爲不便郃陽令高佩奉行甚力鄉紳范光宗爲首遣家人李德率衆人毀城而入堂皇門闥皆破碎胡方伯原不主官運官銷之說太守以民變聞方伯曰我久知其不可汝云有事皆在卑府身上卑府可保無事今竟如何金俛首而已方伯遣三水令周文澤至郃歸幾爲百姓所擊周至城隍廟與郃陽令皆以印文伏辨與民聽民運民銷其事得解胡欲揭高令之激變余曰此何與知縣事高至今不知余爲解紛也圍城事近頗屢見有謂州縣不可爲者余曰民雖凶頑然至聚衆爲變皆有司之自取若減刑薄歛休戚相關民安得變即有不逞之徒號召聚衆衆亦不爲聚也臨汾令宮懋言在縣時百姓碎門入裸其脊屬縛之於柱跪宮於堂上使觀焉至有以手摩撫之問

宮曰此何物耶今宮已爲平陽通判不知尙憶前事否近聞山東火耗每兩加八錢民不聊生河南亦然齊豫二省連歲大旱且蝗蝻爲災野無青草余去年八月過山東所親見者江南浙江辛丑壬寅癸卯旱三年矣今歲自故鄉至者咸云久不得雨大河無水不甚通舟楫而督撫無以上聞者有司莫以告徒切杞人之憂而已五月二十日

榆林同知汪元仕

汪元仕湖廣人以吏員除福建某府經歷陞蒲城令竭蒲民之脂膏以奉總督鄂海遂題陞榆林同知榆林方開捐納元仕窮奢極欲飲食則山珍海錯也姬妾則粉白黛綠也僮僕則宋朝子都也居室則山節藻梲也梨園則金玉錦繡也出入則香車寶馬也賓客則孟嘗平原也玩好則商彝周鼎也遂致虧空數萬金施總漕

世綸奉命查陝西倉庫時鄂督局已大壞然施不得其要領有維揚狡童汪思忠自淮安隨施總漕之家奴來元仕與通譜系兄事之盡以陝西虧空詳開一紙條分縷析因惟忠達之總漕總漕大喜如糧道祖允焜等皆以此獲罪而總漕無所加恩於元仕第以將來薦拔許之總漕返所任未久卒於官元仕亦丁艱鄂督猶在陝西元仕復厚餽焉鄂未知其構已於總漕也題留之於轅門効力鄂去官後年太保來虧空無所掩飾於是題參革職追比其中有三千餘金應存藩庫者元仕脅耀州膚施縣及神木同知諸人各以印領交薩藩司今諸人皆以虧空削職不能還帑始以本末言之督撫事下方伯方伯轉發西安金太守啟勳延安沈太守廷正會審諸人合詞曰我輩現在虧空豈有兩顆頭代汪元仕砍去耶元仕堅不肯承方伯令兩太守夾訊之余頗以爲過當蓋印領

既不足憑元仕自無卸處何必三木方伯云豫讓之報智伯蔡邕之哭董卓其誤在不宜失身于匪人業已如此惟有報之哭之耳元仕既受恩于鄂督復構之於總漕丁憂即宜解官去又匍匐乞哀重賄鄂督留此效力此真小人之無賴者次日元仕遂受刑訊方伯持論似稍偏然元仕反覆至此刑訊亦不爲過也五月二十日

汪思忠者揚州人一色事人者也總漕家奴某與寢處如夫婦總漕至歐家奴挾思忠隨行後家奴於九款內爲思忠捐通判遂於康熙六十一年六月選山東濟南府通判凡進士舉人之鳴琴於濟南者咸束帶見之至今尙無恙也條奏纍纍此等事竟無一人言之何哉

遂寧人品

張鵬翮字運青遂寧人庚戌進士館選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癸丑散館先帝曰張某竟似戲旦改爲主事張素輕邪甚至與人家奴博且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以天語有戲旦之言大慚遂矯強修飾自稱道學先生矣入椒房幕有傳其爲椒房傾溺器者由郎中外轉蘇州知府未出國門丁內艱例未抵新任者服闋仍補原官遂不發喪蓋吉服坐黃堂者七日而後解官云補兗州府陞河東運使旋內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皆椒房之力也時北門明方與椒房傾軋憎人及其儲胥以遂寧私穢阿椒房事上聞奉張某永遠停其陞轉之旨戊辰年遣椒房北門等六人至鄂羅斯定疆界遂寧與海寧刑垣陳世安隨行所以困苦之也椒房勢稍振思爲遂寧量移一官而吏部既奉停陞之旨不能爲之地遂寧遂以重賄結銓曹之好貨者適大理寺少卿員缺吏部巧於

立言云除張某係奉旨停陞之員不行開列外奉旨張某補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人品可知豈濂洛關閩之心傳哉未幾擢浙江巡撫改兵部侍郎督學江南陞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江南總督即有河道總督之命其家富可敵國遂寧巧於取又所歷皆美官先帝頗信任之如張志棟張伯行趙世顯蔣陳錫等皆由遂寧薦之於造膝時俱得開府餽謝動以十萬計然未幾皆叛成不共之仇蓋苦於遂寧之無厭也籍椒房家有遂寧所書字扇沐恩門下小子張某奉恩主老夫子命百拜敬書先帝閱視河工遂寧迎謁入御舟先帝責其治河無狀用人多私遂寧免冠長跪叩首曰臣孤踪求皇上矜全先帝曰跪上來去御座咫尺先帝出遂寧所書字扇以字向遂寧遂寧魂魄俱喪先帝益輕其爲人命內監擠之於河侍衛共唾其後入爲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尤貪婪

而更佐之以刻薄丁外艱先帝慰留之遂寧竟不具疏辭先帝謂左都御史揆叙曰朕雖云奪情張某並不疏辭是無情可奪也近來九卿居高官即不復知有父母如張某者甚多遂寧始以求給假治喪爲言而終不去先帝無微不燭深知大僚皆戀位忘親者而士氣糜爛不可收拾矣大行宴駕今上尙未踐阼虛已以聽而政府禮臣無常上意者遂寧時爲六卿之長大禮皆定其手顧不學無術性又剛愎悍戾大行去郊天僅二日祝文已繕寫矣上傳問九卿祝文將何如遂寧曰應書嗣皇帝名上曰猶未御極奈何遂寧曰父作子述誰敢有異議者上又傳問德妃尙未上尊號即位向德妃行禮宜何稱遂寧曰宜稱皇太后上云大行初馭猶然德妃也遂寧曰世祖升遐先皇繼體大書曰至皇太后前行禮母以子貴誰敢有異議者蓋世祖時所謂皇太后乃太宗文皇后而

先帝之太皇太后也先帝即位即下詔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遂寧不通文理又不虛心延訪遂致皇太后竟無上尊號之詔皇太后薨人駭然不聞有詔上皇太后尊號而忽有皇太后哀詔何也上集九卿以下六品以上上大行諡有謂宜稱祖者有謂宜稱宗者議未決禮臣有主世宗之說者衆頗以爲然而未敢昌言之禮臣書二紙一紙書祖字一紙書宗字至遂寧前遂寧奮筆於祖字紙上書曰吏部尙書張鵬翮附之者吏部左侍郎李旭升左副都御史金應璧兵部郎中盧弘熹三人而已宗字紙上則戶部尙書田從典以下皆書名有微言世宗者遂寧曰世宗非美諡也禮部左侍郎景日昃曰世字不美何以處世祖宗字不美何以處太宗遂寧曰明日再議皆散去次日復集遂寧謂衆臣曰已定聖祖仁皇帝矣諸九卿有囁嚅者遂寧曰謂先帝不足當此數字耶是誹

謗也誰敢有異議者遂寧旋入政府奏誓不可不看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其夫人妬悍之至遂寧爲部郎時一日早朝歸夫人訝其久不進內室出戶私窺之遂寧朝衣未脫立於僕婦之床前僕婦雙足長尺架披肩上裸而淫之夫人持皮鞭直入遂寧朝衣冠偕寸絲不掛之僕婦跪受責又夫人未至京時遂寧娶妾已生女其夫人來俟遂寧出門即呼媒媼賣妾並令携女去至今不知所之夫人之性最貪爲浙撫河督時賣獄鬻官幾於對開幕府如廣西之孫延齡孔四貞也長子張懋誠丁卯舉人官給諫次子張懋齡爲河工同知暴虐妄亂過於其父而懋齡尤甚孫張勤望以任子補順天通判庸惡陋劣祖爲冢宰日與書辦香火定盟凡吏部事無不關通受賄孫張以捐納爲廣東布政司經歷齷齪鄙穢無志下材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余嘗謂宜以刻薄寡恩頑鈍無

恥二句爲對聯贈遂寧有云猶未足以盡其爲人如汝人才皆爲令僕矣草澤中英雄思之能無短氣哉五月二十一日

詹事雨

華亭沈文恪字繹堂壬辰探花官詹事府詹事貌不踰中人有古大臣風宦況清貧或至不能舉火而食客常滿故鄉戚友求益而來者踵相接文恪定令其得所而去詩宗錢劉書法在趙承旨董文敏之間與人接談委婉風流而見義必爲遇事無所撓屈先帝時數月不雨先帝觸暑步禱以亢旱爲憂下詔求直言九卿以下無能仰慰聖心者文恪暨吾鄉項侍郎景襄進曰烏喇爲窮荒寒苦之所徙至其地百無一生乞降明旨永止烏喇流人則上感天和三日必雨先帝曰能保之乎文恪曰可保先帝曰如所言三日不雨將奈何項稍退入班後文恪曰三日不雨臣願受妄言之

責九卿皆錯愕先帝亦爲色動遂有罪人免流烏喇之旨祈雨之壇盡撤之且命沈某第三日至午門候雨至期文恪至午門外植立烈日中先帝御乾清門陞座曰沈某言今日必雨朕端坐俟之杲杲日出人咸爲文恪危日既晡先帝未午膳有愛文恪者勸文恪免冠謝過請上還宮不過削籍耳若至暮恐聖怒不測矣文恪不答至未刻忽有片雲從東來風雷交作驟雨盈尺先帝大喜謂左右曰此膚事雨也召文恪入深勞之賜食而出朝野之人指爲仁者之雨相聚感歎有泣下者項同時進言而爲德不卒功名之念重耳有愧於文恪多矣項字眉山壬辰進士乙未殿試由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其尊人與僧眉山善夫人將產之夕尊人見僧入室即誕少司馬訪之則僧于是刻坐化矣因以眉山字之少司馬與族叔讀書家塾中嘗問叔我可至何官叔戲曰可拜相少司

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壽止五十四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將登輿入闈復入室趺坐曰吾將逝矣延醫視之脈已絕於几上得詩字畫端楷詩云三十年前得意時而今不道髣如絲一生衮影原無愧曾學先賢凜四知五月二十一日

再來人

釋道二氏有所謂再來人者吾儒無是說也然實有是理常見其事吾夫子夢奠兩楹曳杖而歌非再來人而能若是乎陽明先生爲高僧轉世有六十年前王守仁之說自附程朱門庭者從而謗毀之非也蔣探花超字虎臣金壇人不樂仕進自言前身峨眉之老僧也後竟歿於峨眉山伏虎寺化去之時神明了然劉考功體仁字公猷潁州人客鳳陽一日同友人蘇茂遊過龍興寺訪老衲留連竟日始別蘇歸寓夢劉來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

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
剝啄聲則劉僕人至云劉已坐脫矣嚴少宗伯我斯字存菴歸安
人爲諸生時勇於酒以城門已扃醉臥石橋上夜半見一老人高
巾行衣坐橋欄杆上有鬼呼之曰土地接張果老去老人曰嚴狀
元在此恐有邪魔相犯須謹視之張果老來第可於城城一接耳
因問張果老形像如何鬼曰皮匠荷擔而至者是也嚴酒已醒假
寐以踈須臾皮匠果至嚴牽其衣懇其度脫皮匠始猶諱之繼而
揭桶蓋曰子欲仙可入此嚴視桶中則茫茫巨海也不敢舉足皮
匠笑曰子但可享人間紅塵福耳推嚴仆地嚴起已失皮匠所在
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坐主房師及諸同年皆僧服嚴訝之諸
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問山名僧云崧山嚴忽悟曾曬鞋於階視之
尙未燥遂寤不數日而歿歿時作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

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家方伯楫字悔齋
病篤夢老僧授以詩一首日落雲黃老樹根山中應已閉柴門老
僧待久不歸去却在

村其中空四字方伯夢中以筆填
之曰碧桃紅杏既寤爲人言之而歿後有某郭外經行忽見山水
之勝迥異人世縱步探幽石洞中一虎在焉諦視則方伯也已髡
頂披緇儼然一苦行僧矣素與方伯善駭問之方伯曰爲碧桃紅
杏四字公案未得明白耳某驚顧間惟荒烟蔓草而已先叔祖颯
字魏美崇禎己卯舉人明亡隱居寶俶山上高風苦節人所難堪
魏傳爲撰高士傳一日視日景曰可矣命先伯蓬具紙筆書五言
詩十句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
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
逍遙從此別投筆就寢而逝先叔祖母錢夫人亦能詩先卒彌留

時先叔祖欲圖其形錢夫人強起索筆題絹上曰來時玉果正圓
去日梅花香冷依然朗月當空何必捕風捉影且云十五年後相
見已而果然五月二十一日

談諧之語

談諧之語頗足解頤王尙書世貞訪嚴侍郎世蕃閣人辭以傷風
王舉琵琶記牛氏所唱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嚴恨甚遂成
世仇此因談諧而得奇禍者也李文正東陽過其子兆先所兆先
不在焉李題其几上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
他日李入朝兆先至其書室亦題其几上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
焚理陰陽相公相公子戲其父狂也而近於悖矣善戲謔兮不爲
虐兮良朋相聚何嘗不可以談諧見雅人深致耶程少司空正揆
字 漢陽人性滑稽有科員某以小嫌劾其太老師廷質時某

科執之甚力且稱之曰他旁人有恨之者曰太老師而稱之爲他
可乎程曰此尹公之他也某科悲甚即効程門葉子及祭告時挾
妓亦下九卿諸公薄某科爲人因與程約但堅不承即以言事不
實黜之至期某科厲聲責程賭錢度日程曰藉此獲利始可謂之
賭錢今我無日不敗而足下指爲以賭度日冤哉又詰問奉旨祭
告而宿娼何也諸公駁曰有何憑據某科曰地名某妓名某某年
某月某日事程笑曰此等事生平所爲甚多即祭告時亦不僅此
一人我已忘之矣而足下尙能記憶乎因以不謹罷歸居鄉詠嘲
彌甚有戚屬延新親席間推程行令程視其人非雅士也曰凡飲
酒者照所飲第幾杯或詩或諺說一成語至其人第五杯應說五
字其人持盃面赤無地自容有附耳教之者曰五夜漏聲催曉箭
其人喜甚遽引滿曰五夜漏聲催草薦座客以其爲主人上賓也

匿笑而已未幾酒至程恰第九杯程大聲曰九重春色醉氈條賓主無不狂笑程職方周量字石臞南海人嗜檳榔一日早朝新城王尙書士禎占口號嘲之曰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天未啓橋中端坐喫檳榔任御史弘嘉字葵尊宜興人疏定朝服等級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舍利猴冬夜入朝雪夜寒甚新城戲爲詩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新城官大司寇時徐冢宰潮爲刑右侍閱爰書囚有名螻蛄者徐曰今年津門螻甚多而賤新城笑曰公以紙上郭索遽思朶頤耶薛戶部奮生字大武河陽人豪邁任俠與同年飲大言曰君輩文士耳異日終當出我幕下新城曰恨子非嚴鄭公家鈍翁先生晚賦詩少日詞場偶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乞蕭郎作騎兵長洲文點字與也衡山

裔孫常爲鄢陵梁熙字曰緝作江村讀書圖新城題詩云門外漁
航箇箇輕春流滑笏縠紋平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
鈍翁題詩云約取春江入畫圖亂紅殘絮擁菰蒲鄢陵野色平於
掌也有江南此景無漁洋見之詞曰吳子乃爾輕薄鈍翁笑曰勿
多言行且及子又賦一絕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費沉吟
江南與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新城有江花江鳥之句也
毛檢討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不喜蘇詩偶於座上訾毀之家蛟門
先生懋麟起曰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蒿滿地蘆
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如此詩亦可道不佳否毛怫然曰鵝也先
知如何只說鴨耶工部郎官有管理街道之差出則二黑鞭前導
而一隸肩獨板在馬後仁和汪郎中璽字樊桐以啓賀其僚友某
云雙鞭前導宛兩股之鰕鬚獨板後隨如一條之狗尾聞者大噱

陸御史祖修字孝武松江人東海尙書門下士也東海方與北門
構釁有傅臘塔者北門之甥爲旗員武職頗貪怙陸思借之以傾
北門悞糾吏部侍郎之傅臘塔在銓曹有狼籍名遂去官而武職
之傅臘塔固無恙也傅恨甚遂皈依北門北門憐之而知其切齒
於東海遂奏復其官旋擢兩江總督叢刃於東海致東海發憤死
傅謂所屬曰東海已處之頗暢矣我有怨家尙思所以處之也屬
吏解其意遣人至松江偵陸所爲陸窘甚挈家避南海去吳諱德
廷楨自蘇州來下榻余家偶言及陸御史避仇南海吳曰所謂君
處東海寡人處南海也詞林諸公分曹轟飲先公與大宗伯韓慕
廬先生居西曹觴政大勝宗伯曰東曹雖屢敗豈無有志之士欲
雪三北之恥者乎吾輩宜預飲數百爵以待之因朗吟曰江東子
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先公笑曰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

個是男兒一時哄堂先公官司成時置酒召客德清胡先生居上坐先生名渭字黼明外舅大司寇茗山胡公之從叔也耆年宿學而性頗方嚴面折人過酒間偶令各舉打油詩或曰大道禿龍無四爪或云月迸山頭獨眼睛或曰星飛天放彈日出海拋球或曰蛙翻白出闌蚓死紫之長或曰板側尿讀如誰流急坑深糞落遲或曰寬扯包頭圍綠野倒排牙齒嚼青天有某沉思良久曰糴村一所包男女胡先生曰諸句皆有意致獨此語索然無味必足下杜撰矣人問其故胡先生曰我看此句與渠平日所作不爭多也坐客爲之捧腹癸未八月余出都門宗人份字武曹士鉉字文升澧字苻洲繹字玉輪倓字安公釐分相錢家無亢兄庚戌生玉輪兄辛亥生安公兄與余俱壬子生而月份稍長於余玉輪指余曰無己壬子生安公似小一歲余拊安公背曰此亦壬子子也宗人皆

絕倒僧某作詞云髻挽吳綾幅裙拖蜀錦綢新妝纔罷下危樓手
挽青絲騎馬射城頭有無錫輕薄子某喜爲俚鄙詩者嘲之曰從
來蜀錦不名綢旗下人家絕少樓可惜纖纖好雙手硬差排去射
讀如磚頭某無錫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無錫杜詔字紫綸
方爲諸生於道左獻詩先帝頗許可之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啓視
則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絕句云皇帝揮毫不值錢
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五月二十
三日

孤魅畏節婦

衛旣齊嚴我斯李元振邵遠平陳論皆甲辰詞林相善也衛尙少
年夫人自猗氏來衛買大宅居之體漸尙羸精神日敝諸同年憂
之咸以保養爲言衛愀然曰非斲喪也臥室有妖魅每就寢則夫

妻二人皆昏瞶不知人事不知其爲何怪晨起良久然後能言夫妻皆病奈何邵曰盍移居他處衛曰買屋費重價棄之不可轉售又無其人惟望妖舍此而去耳嚴戲曰我狀元也身有奎光四射治具啖我我宿于有妖處妖畏奎光自當絕跡衛欣然命家奴歸市酒肴且謂李邵陳曰三兄能偕去逐妖乎三君亦鼓舞諾之至衛寓衛先令夫人移側屋五人暢飲至給燭嚴起身作別詰之則曰不過博一醉飽耳近來狀元安得有所謂奎光者衛苦留之嚴軀幹偉大重數百斤衛文弱又病挽之不得嚴徑去陳亦趨出衛令閉戶陳跪曰我素怕鬼深夜不敢獨臥室中雖多人尙蒙被而眠聞風吹樹葉聲即驚顛況有妖處耶李邵皆勸其留陳奪門而出室向南東西各有炕炕亘南北其南皆倚窗櫺几上燃高燭李已被酒與衛臥東炕上甫就枕則二人皆面赤如赭喉間咯咯有

聲口吐涎沫邵大驚急呼其家奴問之奴曰主人主母每夜如此至天曉方醒不足怪也邵不敢卸衣惟脫雙靴東向跌坐西炕上心頗惴惴然目無所見至雞鳴後窗影將明燭光漸淡低頭以手取靴若有人以手按其頸者遂仆地家奴聞之入扶起已不能言但心中了然如病數月不食者未幾衛李兩家人各掖其主起三椅南面衛李邵並坐相顧默然飲茗少許始能言動李邵皆乘輿歸李病月餘邵臥床半年始愈因相戒不復再以妖魅問衛矣久之衛病大愈肌肉充實精彩煥然同年頗以爲奇問之則曰吾母聞妖爲祟怒曰世安有妖爲祟之理自猗氏來遣子媳皆出吾一人獨睡於此視妖敢近我否某泣阻不得率內子及婢女立窗外通夜寂然清晨吾母啓門某問安畢即詢夜來何如吾母笑曰妖已去矣吾初就寢忽聞炕穴有聲見百餘人自穴中出長僅尺

將登炕其中一人曰節婦在此我輩不可犯也速去之皆於窗隙中升瓦望空而沒蓋衛幼而孤太夫人苦節自守以女工易米麥教子讀書取科第固得乾坤之正氣者妖魅所畏者正氣安得而不避去哉李元振字貞孟柘城人官至工部侍郎陳論字謝浮海寧人官至刑部侍郎衛既齊字爾錫猗氏人官至貴州巡撫都御史邵遠平字戒三仁和人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戒三先生與先公同舉博學鴻儒余父行也爲余言其事且曰諸人皆爲顯官見侮於妖魅遇節婦則謹避之人所恃者忠孝節義耳官爵何足爲重哉衛歷官皆有清名撫黔時知府某副將某以開邊釁伏法衛亦幾寘重辟長繫獄中後得釋其宦跡有聲蓋亦母氏之訓云五月二十五日

婦人纏足

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代咏足詩見於古者如兩足白如霜如臨
流濯素足又韓偓詩六寸膚圓光緻緻此不纏之說也東昏侯使
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步步生蓮花樂府雙行纏其
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石崇屑
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跡若尺許大脚有何意致纏足始自六
朝其說近是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史記云臨淄女
子彈絃纏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則漢時已有之然秘辛所載樊
嬈語則王皇后尙不纏足也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塚得宮人
玉屐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製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略不及
之杜牧詩釧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褰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
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縵影纓長憂鳳皇釵
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託繡襪韓偓詩懷裏不知金釧落暗

中惟覺繡鞵香花間集云慢移弓底繡羅鞵亦屢見吟咏矣至於弓足言其形彎斷如弓也秦晉燕趙間女子二三歲即纏足天然纖小並不似弓形其弓形者嘔爲鵝頭脚余見秦晉燕趙女子足小者以尺度之僅二寸七八而已足底頗平呼足爲弓真是門外漢語五月二十六日

婦人襪

婦人纏足大率以帛纏之如東昏侯以帛纏潘妃足是也樂府新羅繡行纏雙足跌如春妍則似以羅纏足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崔浩禮儀近古至日上履襪於舅姑太真外傳馬嵬姬得貴妃錦襪每遇過客一翫百錢不似近日所謂腳帶矣抑腳帶之外更加一小襪耶西北女子往往貼足尙有軟鞋纏或即軟鞋也此等無關重輕然亦格物之一

端不可不考五月二十六日

周鍾項煜之死

福王僭立南都生殺予奪無一不乖謬者惟於周鍾項煜之死至今人以爲允當余意獨謂不然周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爲人頗敦篤倫理欠崇禎一死大負生平律以不忠之臣雖百喙無可置辨乃元宋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輟耕錄遽引入爰書棄之於市此何說哉聞悍帥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鍾有季弟曰銘嘗同飲阮大鍼家壞坐大罵鍾不爲謝以此兩人切齒傳成其獄李舒章雯爲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項煜居家簞簞不飭爲公論所擯棄在朝累以詭激市仇直聲聞賊於三月十九日破京師煜於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福王稱僞號時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

毀形易服狀爲陳侍御所糾其日月可考也當時竟以污僞署殺之以彼棄妻子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遙不一月重繭而至即使曾從闖賊偷旦夕之生辛苦賊中來亦宜留其殘喘以勸來者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諸臣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爲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嗚呼亡國之帷幄重臣有爲新朝之佐命者介生水心皆小臣耳罪宜末減況又間關南返耶大約更玉改步之時傳聞異辭是非失實馬士英阮大鍼小人中之最不堪者虻蜂絜絜不過槐國君臣如項如周一死本不足惜尙論者應詳加考核無左袒貴陽懷寧也五月二十八日

女子之禍

明末流賊之起始於裁驛遞驛遞之裁倡於御史毛羽健成於科臣劉懋羽健官京師娶妾甚嬖之其妻乘傳至立遣去迅雷不及

掩耳羽健恨甚遂遷怒於驛遞倡爲裁驛卒之說而懋附和成之一時游手十餘萬人倚驛遞糊口者無以爲生相率爲盜張獻忠亦驛卒也流毒中原巔覆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也吳三桂飲田皇親嘉遇家嘉遇出歌妓侑酒其中有陳沅者色藝冠倫三桂醉長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謝世後當以持贈李自成陷京師三桂方鎮山海關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納款矣時嘉遇已死遺命家人送陳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載道未遑也三桂偵知陳沅爲劉宗敏所得聞之自成自成諭宗敏以陳沅還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不降自成竟滅女子之能禍人家國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燕雲十六州

石晉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不屬中國者四百三十餘年曰幽州

今順天府曰薊州今薊州曰瀛州今河間府曰莫州今任丘縣曰涿州今涿州曰檀州今密雲縣曰順州今順義縣此山前之州也曰新州今保安州曰媯州今延慶州曰儒州今永寧縣曰武州今在朔州西境曰雲州今大同府曰應州今應州曰寰州今馬邑縣曰朔州今朔州曰蔚州今蔚州此山後之州也劉仁恭以營平灤三州賂契丹營州即今昌黎縣平州即盧龍縣灤州即今灤州也周世宗復關南北則瀛莫二州復歸中國白溝河爲宋遼分界遂爲百戰之地其後與金夾攻遼以請石晉所賂故地而忘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云今更不論原約特與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其山後諸州皆毀約不與張穀殺遼故相左企弓等以平州來歸金人藉爲兵端長驅直入而汴京不守矣五月二十八日

功臣不可爲

鳥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
弭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輓
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爲國奮身不顧萬死一生
晝食不甘味夜臥不貼席孤軍累卵出入鋒鏑之間或身歷戎行
或運籌帷幄雖父母妻子亦棄之如遺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
旰食舉酬勩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可所苦而
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
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爲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
魂驚見軍書則股栗忽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兇寧謐四
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遇之遲之既久則轉

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滅之萬一
晉陽之甲興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閱所上紀
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某處虜
獲若干心膽震驚魂鳧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復膺
異數位崇五等禮絕百僚內外臣工以其爲朝廷之所重也無不
敬而奉之諂佞小人趨承恐後長跪叩首待之逾於常禮而且題
官則嫌其專擅奏銷則防其冒濫叙功則憾其詐僞鹵獲則謂其
私藏觸處罣碍爭寵者又從而搆之於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謂
受恩既深以忠盡爲報國懷光欲去盧杞李晟思慕魏徵而愛暱
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無禮於君恃功驕橫於是而厭
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
末者乎郭子儀以酒色自晦謹能保首領以歿李光弼遂致擁兵

不朝幾失臣節下之未有不麾軍犯闕者矣僕固懷恩恐賊平寵
衰遂奏留田承嗣三節度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
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爲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由臣節之未
純亦猶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殺道濟而長城壞害蕭懿而東昏亡
洪武修開國諸臣如屠羊豕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可勝慨哉可
勝慨哉三月十七日

程如絲貪橫

按此條見雍正五年三月戊戌諭旨所引

程如絲重賄蔡珽調補夔州知府程如絲至夔凡商家所有之鹽
盡以半價強買之私鹽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窮民程
如絲悉奪之私鹽船過夔程如絲遣人籍其鹽私商不服程如絲
集吏人鄉勇獵戶汎兵幾千人往捕治之烏槍弓矢競發私商與
補人死者枕藉商人過客斃者無算蔡珽庇之不上聞湖督楊

宗仁受客商呈詞欲入告程如絲指稱是年大將軍意楊督竟寢
其事年公聞之遂具題參劾奉旨革職拿問蔡珽入覲力言程如
絲爲天下第一清官上將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撫石文焯秉
公確審石欲脫程罪且議復其官以合上意嗚呼浙撫黃叔琳以
置土豪賀茂芳於死遂革職問罪乃知府殺人不計其數而反無
過乎

秦中凱歌十三首

按此詩爲當時自刻之詩片以備投贈者

軍聲鼎沸米川城帝簡元戎詰五兵班劍袞衣龍節至巖巖赤子
慶更生

寵命初登上將壇相公自出逐呼韓錦衣驄馬親臨陣士卒懽騰
敵膽寒

詞臣舊賜繡宮袍肘綰金章擁白旄賞遍三軍溫挾纈恩加萬帳

飲投醪

指揮克敵戰河湟紀律嚴明舉九章內府新承盧矢賜令公引滿
射天狼

陣前金甲繡蛟螭五色雲開玉帳旗青海已聞傳箭去天山又見
挂弓時

畏威面縛出千羣手把旌旄掃惡氛朝野競誇新戰績破羌不數
趙將軍

大纛高牙五等崇身騎御馬佩彤弓元和天子原神武收復淮西
賴晉公

連營鼓吹凱歌回接壤歡呼喜氣開聞道千官陪綵仗君王親待
捷書來

昇平嘉宴舉金觴露布星馳奏未央道左褰韉皆大將望塵迎拜

郭汾陽

邊燧消時戰鼓閒
弋解甲入重關
揮兵已奪狼頭纛
膽落名王慟哭還

運籌決勝朔庭空
麟閣威名破遠戎
却笑曩霄稱兀卒
當年猶說范韓功

飲至元功竹帛名
至尊頒賞遍行營
一時下馬聽明詔
遠近同呼萬歲聲

黃金堂印鎮三秦
鐘鼎旂常社稷臣
萬里穹廬歸聖化
窮邊影絕射鵰人